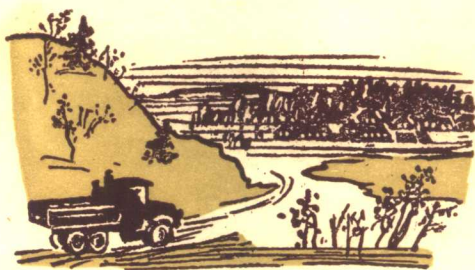


蘇聯文學譯叢

石松林

費 什 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04466

820(2)
5520

石松林

〔蘇〕費 什 著
葉 冬 心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石 松 林

著 者 費 什

譯 者 葉 冬 心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097 開本. 787×1092 1/26 印張. 12⁷/₁₃

字數. 223 000 定價頁. 173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0 000 冊

1-10 000

定價 一元二角一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毛華成印刷製版所製版

三 星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浙江北路一二九弄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00440

Геннадий Фиш

КАМЕННЫЙ БОР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50

內容提要

本書描寫蘇聯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內一個集體農莊的莊員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怎樣和侵略者進行鬥爭，戰爭結束後，怎樣重建被破壞了的家園。小說中的主角是石松林村北極光集體農莊主席巴莎，巴莎的丈夫在戰爭中犧牲了，她和一個工程師戀愛，但因為工作和理想等種種關係，兩人一時不能結合。作者通過了這個戀愛故事，反映出蘇聯人民的崇高理想和高貴品質：我們看到他們怎樣用忘我的精神從事建設，怎樣以無比的毅力熱愛人生。書中穿插了許多離奇曲折、驚險動人的故事，如地下工作者怎樣採取敵方的軍事祕密，集體農莊莊員怎樣設計殲除野獸，攔河壩怎樣被大水沖毀，水電站怎樣經過種種困難終告完成。由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人民的機智勇敢和團結互助，以及和平建設的光輝前途。

作者小傳

歌納吉·謝苗諾維奇·費什，生於一九〇三年。他的父親是一位土木工程師。費什在列寧格勒度過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一九二五年，他同時畢業於藝術歷史學院和國立列寧格勒大學，在大學裏，他讀完了文理學院語言文學學系中應修的課程。那幾年內，他還在列寧格勒的紅報（Красная газета）担任工作，做少先隊員雜誌新魯濱孫（Новый Робинзон）的編委秘書。

費什初從事創作的時候，寫的是詩，曾經出版好幾本詩集。他的第一部比較有份量的散文作品是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中篇小說基瑪斯湖的陷落（Падение Кимас-озера）。此後他陸續發表了幾部中篇，包括一九三四年發表的我們一定回來，蘇奧米（Мы вернемся, Сусми），一九三五年發表的三次列車（Третий поезд），一九三六年發表的雅耳古巴（Ялугба），以及一九三七發表的宣誓（Клятвы）等，這些作品的內容，有的敘述在芬蘭所發生的革命，有的描繪國內戰爭和社會建設的年代裏，在卡累利阿所見到的各種情形。

一九三九年，費什的害人的龜甲蟲和特勒諾穆斯（Вредная черепашка и теленомус）出版。這部作品裏，講的是米邱林學者們在蘇聯農田上獲得的創造性勝利。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費什參加了擊潰芬蘭白黨的戰爭。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他做隨軍

記者：先給部隊的報紙爲國爭光（Во славу Родины）撰文章，後來又給卡累利阿戰線的爲祖國作戰

（В бой за Родину）寫通訊。他隨着紅軍的隊伍，去把挪威北部從法西斯強盜的佔領下解放出來。

一九四五年，他主編部隊中的報紙，參加了解放朝鮮和中國東北的戰役。

在戰爭的那幾年裏，他出版了以梯哈雲大捷爲主題的北方的故事（Северная повесть），和描寫

卡累利阿遊擊隊員的生活的在卡列瓦拉的土地上（На земле Калевалы），此外還發表了短篇故事遙

遠的搜索（Дальний поиск）。

大戰後，費什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石松林，描寫卡累利阿人民戰後的生活，另外又出版了幾部作品，敘述米邱林學者所經歷的鬥爭和所獲得的成就，包括蘇維埃的真事（Советская Битва），人民科學院（Народная академия），我們來改變土地（Мы обновляем землю）等等。

費什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加入了黨，那時他還在軍隊中作戰。

作者曾先後榮獲衛國戰爭勳章二枚，紅星勳章一枚，蘇聯英雄獎章六枚和解放朝鮮獎章一枚。

（譯自一九五四年蘇聯教育部國立兒童書籍出版社出版費什著中篇小說和短篇故事集（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定價：一元二角一分

主要人物表

普拉斯科薇姪·尼克萊葉芙娜（愛稱巴莎，巴生卡，卑稱巴什卡）
石松林村北極光集體農莊主席。

謝爾蓋·米特羅方諾維奇（愛稱謝廖沙）
普拉斯科薇姪·尼克萊葉芙娜的丈夫，在衛國戰爭中戰死。

列娜（列娜芝卡）
普拉斯科薇姪·尼克萊葉芙娜的女兒。

米什卡
普拉斯科薇姪·尼克萊葉芙娜的兒子。

瑪爾發·尼克萊葉芙娜（愛稱瑪爾弟莎）
普拉斯科薇姪·尼克萊葉芙娜的妹妹。

吉米特利·庫欽（愛稱米嘉）
瑪爾發的丈夫，原是火爐裝修匠，石松林淪陷時任村長，從事地下工作，後被芬蘭人槍殺。

下工作，後被芬蘭人槍殺。

克里孟齊·謝苗諾維奇·德明
水力工程師兼建築師。

巴維爾·費多羅維奇·烏達洛夫
區委書記。

茜瑪（茜瑪芝卡）
烏達洛夫的妻子。

阿那托里·庫茲米契·普契津（愛稱托里亞，托里卡）
區農業機器站的拖拉機手，後做水電

站建築工程副主任。

彼得·伊凡諾維奇·費賈耶夫 前任北極光集體農莊主席，後來做農莊上的細木工匠。

阿爾捷密·伊沙科夫 北極光集體農莊的會計，退伍的騎兵司務長。

伊里亞·伊凡諾維奇·席尼雅金 北極光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委員，水電站建築工程主任。

瑪麗雅·席尼雅金娜（愛稱瑪露霞，卑稱瑪茜卡） 席尼雅金的女兒。

斯捷潘·米羅諾維奇·盧奇基耶夫 北極光集體農莊農田作物實驗員。

舒拉·盧奇基耶娃 盧奇基耶夫的女兒。

塔伊霞·波姐波娃（愛稱塔霞） 北極光集體農莊的擠乳員。

亞歷山大·華西利耶維奇·克列諾夫（愛稱薩沙） 唐波夫人割草工作隊隊長。

康德拉特·克利馬辛 報館記者。

華西里·李西津（愛稱華西雅） 青年團員，普契津的好友。

第一部

遠遠傳來一個男子的響亮而輕快的歌聲。有些人在手風琴伴奏之下，和着他唱。這時候，雖然新歌的詞句已亂成一片，但是普拉斯科薇婭·尼克萊葉芙娜仍怡然自得地在猜度那歌詞……

你們在哪裏，你們在哪裏，褐色的眼睛？

你在哪裏，我親愛的家鄉？

瑪露霞·席尼雅金娜和普拉斯科薇婭·尼克萊葉芙娜沿着靠近湖面的那條村路，並排走着，也在留心聽那歌曲。

湖邊上長着高高的蘆葦，凍在冰裏，灑滿了雪花。這時候，普拉斯科薇婭·尼克萊葉芙娜一看見大姑娘搓弄自己的花頭巾的角兒，只管向湖水的那一面瞅，她已經明白，這姑娘有什麼事感到惶窘，想說什麼話，但是，一時又說不出口。

……啊，管它哩，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可犯不着逗這大姑娘說話，瞧，這麼多的工作和煩心的事情一下子都堆在她的身上，她剛擔任北極光集體農莊主席的時候，根本沒想到有這許多事情。

她以前從來沒想到，需要解決這許多問題——既和牛乳產量無涉，又和石質土壤上的收穫量沒關係，這些問題一點拉扯不上莊稼事，它們牽涉的倒是她本人根本搞不好的那些私人事情。現在，她從瑪露霞的惶窘的神情中，已經預感到，即將來臨的正是這類性質的談話。但是，她這時候卻急着要回家去。

今天她想趁米什卡沒睡着以前，回去看看他，同時和大女兒列娜談談，哪怕只談五分鐘也是好的。

這小姑娘變得沉默和孤僻了。她親眼看見幾個親人殉了難。離開母親，在淪陷的鄉村中度過的四年生活，彷彿已使她那顆心變得冷淡寡情了。連初次會到母親的時候，她都很冷漠，既不哭也不笑。

『可是這種事，對瑪露霞的性格就沒多大影響，』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心裏這樣想，眼睛卻在瞅瑪露霞，看看盤繞在她頭頂上的淡黃色小辮兒，再看看她那滾圓的、肥胖得不像女孩子的肩膀。『我們一班人離開村子的時候，她不是剛十六歲嗎，可是現在，……日子過得多快，連我都快三十七啦……』

西面，天空中飄着淡紅色的雲，彷彿那兒已是春天，可是東面呢，天空仍是灰藍色的陰沉而晦

黯——完全是一幅冬天的景象。

『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巴莎嬌子，』瑪露霞最後說，『讓我離開這裏，離開「北極光」。我要到列寧格勒或者梯哈雲去，到遠東去，或者，哪怕是到斯巴斯灣去都行。』

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沒料到她會提出這麼一個要求。

『這位大姑娘怎麼會想出這個主意來？』她焦慮不安地想。『這樣看來，她寧可去任何地方，就是不願意待在這裏。』

可是，現在集體農莊上正缺人手，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怎麼能說『你走』呢！多少男人犧牲在戰爭中！還有多少人仍留在軍隊裏！今年秋天，必須送五個年輕人進工廠藝徒學校。可是事情卻有這麼一大堆！多少幢房屋被毀壞了，被燒掉了！幾乎是需要整個兒重新建設一個村子。每天晚上，東拼西湊，分配工作。那情形完全像補特利施卡的外套一樣。不論在地裏，在牧場上，或在森林裏，——到處都需要人，到處都感到人手不夠。現在這麼老實的、做事又勤快又好的大姑娘，卻要離開這裏，可是，整個牧場就靠她和瑪爾發這兩個台柱。

『瑪露霞，』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小聲地說，『我知道，現在我們這裏情形很苦。你到了城裏，也許可以過得快活一些。你在城裏，幹完了活，可以看電影，並且，那兒比這裏熱鬧……可是，親愛的，難道你一定要過那種日子才快樂嗎？故鄉也可以使你快樂呀，——瞧，那邊烏黑的木

●克爾洛夫寓言：特利施卡的外套袖肘上破了。他裁下袖管補袖肘，袖肘好了，手腕露出來；他割下下擺補袖管，下擺又露出內衣來。

炭，——我們一定要使得這片地方一年比一年好。再過一年，新房子蓋好啦，我們接着就造俱樂部，再後來造橋，到了五年計劃快完的時候，牧場上的牛多出一倍來。那時候，生活更富足了，大家過得更快樂了，更親熱了。這一切就要在你的眼前實現了！你對於這一切都有享受的份兒。那時候，你以勝利者的身份，體體面面地進城去開大會。如果你牧場上一切的成績都好，那末，別說是派你去梯哈雲，說不定還會派你到莫斯科出席代表大會哩。說不定斯大林還會親自向你說幾句話呢？

……你是這村裏生的。無論是什麼地方，總不及家鄉對你更合式。你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會想念我們的森林區的空氣的。什麼地方還會有咱們這種湖呢？因為你一向住在這裏，所以你根本不注意它們。你哪裏知道，從前疏散人口的時候，我對家鄉的一切多麼想念啊！夜裏，我躺在鋪上，一直在回想咱們故鄉這裏的種種好處，兩眼含淚，連心都碎啦。所以，我才回到這裏來。你知道吧，我本來是可以在城裏做事的，在區裏……可是我念念不忘，要到這裏來，要回故鄉。我早就知道，担任的工作不是容易的。有時候我晚上忽然想起，自己是不是已經盡了一切力量呢，如果發覺自己有缺點，就感到不安。「但是，」我這樣想，「我們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難。」我本來指望一班像你這樣的人，」她說到這裏，用嗔怪的眼光看看瑪露霞：『我指望那些熱心工作的青年人，他們雖然一向待在家裏，但是知道什麼是異鄉生活——所謂異鄉生活，我意思不是指我們習慣的那種生活，而是指做了敵人的俘虜後的生活。你如果知道那種生活，親愛的，無論做什麼工作，你都不會覺得困難了……』

『可是巴莎嬭子，我是從來不逃避工作的，』瑪露霞一直留心聆聽着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美娜，這時候忍不住插嘴說。『我是從來不逃避工作的，』她重複了一句，仍凝視着普拉斯科薇

姬·尼克萊葉芙娜的藍眼睛，那眼角上有着——道道早衰的、微細的皺紋。

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由於這些皺紋，兩三點雀斑，以及夾在垂直的栗色頭髮中的幾根稀疏的銀絲，看起來要比她同年的人老一些。

『我知道你從來不逃避工作，』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接着說，一面在大路上繞過孩子們在滑着玩的那片暗沉沉的冰地。在她那安詳的眼神中，在她那平勻低沉的語音中，潛藏着力量，這力量吸引了人們，使他們自然而然對她發生一種信心。『可是你要曉得，故鄉給人多麼大的吸引力！瞧，普契津昨兒就回到家鄉來啦。他什麼地方沒去過！他去過保加利亞，解放了匈牙利。可是，剛一復員，他就回到咱們村子裏來啦，回到這遍地是森林的偏僻地方……』

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沒注意，她剛一提起普契津，就把瑪露霞羞得滿臉通紅，好像起風前一天的落日。

『就是因為普契津回來了，所以我要離開這裏，』大姑娘低聲說。『他回到家裏已經整整三天，但是——一次都沒到我家裏來看我。這件事叫我丟臉！叫我沒臉見人……』

『啊，不看你，那有什麼大不了不起的？』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詫異地說。『這也值得慫氣？他明天就會來看你的。』

『我用不着他來看，』瑪露霞氣忿忿地說，把頭巾角兒一擡。『我用不着他來這套。我要離開這裏！』

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做石松林村裏的農莊主席沒多久，因此對於村裏人的生活情形

知道的還不詳細，以致人們在圍牆跟前的談話，只要你偶爾聽幾次就可以探聽清楚的事情，她都不知道。

這時候，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看看瑪露霞那張傷心的和忿怒的面龐，知道她是受了委屈，所以又氣又羞。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心想，一向沒知道，大姑娘的身世中還有這麼一件非常重要的祕密。

『我和普契津已經訂了婚。通告已經在營房旁邊公佈出來。爸爸預備好了喜酒。大家已經在辦喜事。可是他……』

『你意思說，你已經出嫁了？』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吃了一驚。『怎麼沒一個人向我提過這件事？怎麼連你自個也一字不提？』

『啊，不是的，我沒出嫁。他，普契津，在結婚的那天淹死啦。我還是個姑娘……』

『你胡扯些什麼！辦喜事……結婚的那天，他淹死了……怎麼現在，他忽然又回來了，好好的活着！』

『他淹死是真的！可是，他好好的活着也是真的！你聽見吧，他還在拉手風琴呢！這都是實話，並沒胡扯。再說，我們家裏，他連去都不去！』

從村子的另一頭，傳來了手風琴聲。後來，有人開始唱歌。領唱人的歌聲雄壯而嘹亮。湖水在暮色蒼茫中沉寂了，歌聲在寒冷的、光滑的湖水上空，遠遠傳佈開來：

我想起褐色的眼睛，

低語和響亮的笑聲……

保加利亞地方好，

但是哪裏有俄羅斯這樣的好地方……

『我白等了他這麼多時候！我癡心妄想，會不會弄假成真呢，也許不光是做給人家看的吧，我知道他並沒淹死。大家都以為他已經淹死了，可是我知道他還活着，還要回到這裏來。我希望，我們將來也可以像人家那樣……但是，白指望了一場。我一點都不怪他……他並沒向我說謊，只怪我自己傻。我癡心妄想。現在我明白了——空想沒用……不，我無論如何要離開這裏。』

普拉斯科薇婭·尼克萊葉芙娜看見瑪露霞已經要哭出來了。

『我一點都聽不懂。你從頭到尾，一樁樁說給我聽。』

『現在我不說！』瑪露霞滿臉緋紅，一面咕噥：『我不朝前面走了，再會吧！』她突然扭轉身，沿着村路，經過那燒焦了的、覆着鬆軟的積雪的屋架，向大路轉角上的那幢孤零零的黑房子走去。

普拉斯科薇婭·尼克萊葉芙娜站了好半天，望着去遠了的姑娘，後來才走回家去。現在她明白了，爲什麼瑪露霞不願意經過那道圍牆，因爲阿那托里·普契津坐在那裏拉手風琴，四面圍着一班年輕小夥子和姑娘。

『您好，』普契津等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走到他跟前的時候，向她招呼。

他穿着一件很合身的軍裝大衣，沒摘去的中士的肩章上露出黃色的條紋，他衝着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挺直身體，雄赳赳地行了個軍禮，掛在左臂上的手風琴隨着那勢子一下伸開，發出訴苦般的呻吟聲。

普契津是一個身材高大、體格勻稱，但是舉動顯得有些粗笨的年輕人，他手掌寬大，面龐紅潤。

『你好，阿那托里·庫茲米契，』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回答。『你的爸爸等你可等苦啦。瞧，你已經長得這麼又高又大！簡直不認得了，可是，我從前還抱過你一星期哩……記得是，假期裏，我打專科中學回來的時候吧……你媽病了，給送到奧隆涅茲去動手術了，你整整把我忙了一個星期。』

『我可不得得這回事啦，普拉斯科薇姬·尼克萊葉芙娜！』普契津笑了。

『喲，你怎麼會記得！你那時候還在桌子底下鑽來鑽去哩。我看你好像連最近的事都記不清了。你可以在咱們這裏多待一陣子嗎？』

『休息一兩個星期，就要往彼得羅薩佛德斯克去一趟……往後再回老地方，回農業機器站……我們的農業機器站正在修復。』

● 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城內有彼得大帝建立的奧尼加金屬工廠，彼得羅薩佛德斯克（意思是：『彼得的工廠』）因此得名。